

“扩军是个筐，啥都往里装”，从欧洲杯到世界杯再到美洲杯，扩大决赛圈规模正在成为足球大赛的“标配”——

世界足坛涌动“扩军”潮

本报记者 李元浩

国际足联力推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扩军”建议方案(参赛球队由目前的32支扩充到48支)所引发的争论尚未散去，世界足坛另一项历史悠久的洲际大赛——美洲杯，又在本周透露出“扩军”改革意向：据西班牙《马卡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南美足联准备从2019年美洲杯开始增加决赛阶段球队数量，从目前的12支参赛球队扩大到16支。由于南美足联下属仅有10个会员协会(目前该赛事的参赛球队已包括美国和墨西哥等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甚至是日本等亚洲强队)，因此南美足联准备再邀请4支欧洲球队参赛。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再到美洲杯，“扩军”正在成为足球大赛提升影响力、增加关注度的热门选择，何况还能给各项足球大赛的商业开发赢得更多空间。不过，无论是世界杯还是美洲杯，“扩军”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尚需实践检验。

大赛“扩军”你追我赶

看到如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的决赛圈48队方案，1930年首届世界杯时仅有的13支参赛球队恍如隔世。由于当时报名参赛球队太少，国际足联甚至都无法组织预选赛，报名球队得以全部晋级决赛阶段。从1934年的第二届比赛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



图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是世界杯“扩军”的主导者。

图左：拥有百年历史的美洲杯不甘落后，也迈入“扩军”行列。

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供图

年，世界杯维持着16支队的参赛规模。1982年世界杯，国际足联实施“扩军”，参赛球队从16支增加到24支球队。1998年，世界杯再次扩军，32支参赛球队亮相法国。近20年后，国际足联又宣布世界杯拟从2026年开始扩军至48支球队参加。

千万不要以为“扩军”只是世界杯的专利。当今世界足坛的其余几项重要洲际大赛——欧洲杯、亚洲杯、非洲杯和美洲杯，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经历“扩军”。

创办于1960年的欧洲杯，56年间共举办过15届比赛，其间历经3次“扩军”改制，决赛圈参赛队伍由最初的4支，一路增加到上届比赛的24支。亚洲杯创办于1956年，最初的参赛球队仅有4支。经过数次“扩军”，目前是16支球队的决赛圈规模。根据亚足联的相关协议，从2019年亚洲杯起，决赛阶段比赛将

由现在的16支队扩充为24支队。1957年创办的非洲杯，首届赛事只有3支球队——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经过两次“扩军”，非洲杯决赛圈球队从1998年至今一直维持在16支。

与上述几项大赛相比，美洲杯似乎更契合南美人的性格气质，在其百年发展史上颇为随意。1993年之前，美洲杯一直是南美足联下属的10支球队参加。1993年开始，美洲杯邀请墨西哥队和美国队参赛。1999年，美洲杯又邀请日本队参加。按照南美足联的设计，他们准备邀请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参加2019美洲杯，打造名副其实的“小世界杯”。

对于漫卷世界足坛的“扩军”热潮，其实一直存在激烈争论。

前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都是足球大赛“扩军”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在力推欧洲杯“扩军”的过程中，普拉蒂尼曾指出，增加决赛圈参赛球队可以让“欧洲一些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队，有机会圆入欧洲杯决赛圈的梦想，让足球真正成为整个欧罗巴的游戏”。上任以来一直主导世界杯“扩军”的因凡蒂诺，更是一再强调，“扩军”不会影响俱乐部利益，对世界足球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扩军后的世界杯质量也绝不会下降。

然而，也有不少足球界人士对近年来的大赛“扩军”潮持反对意见。阿森纳主帅温格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不赞成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想法：“我不认为这能给比赛水平带来很大提升。”德国足球名宿、欧洲俱乐部协会主席鲁梅尼格态度更为强硬：“我坚决反对世界杯‘扩军’的提议，这会让欧洲的国脚们变得更加不堪重负。我们需要重新聚焦于体育、政治和商业不该成为足球的第一考虑。”

在各项足球大赛纷纷“扩军”的时候，非洲杯却一直保持“沉默”。对于非洲杯是否进一步“扩军”的问题，上个月当选为新一任非洲足联主席的马达加斯加人艾哈迈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的赛制(指16支决赛圈队伍)对于非洲杯的质量和发展是有利的，我暂时还看不到改变的必要。”

“扩军”前景尚待观察

为何世界杯等足球大赛如此热衷“扩军”？除了增加赛事影响力和关注度，商业开发和经济利益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2016年欧洲杯实现“扩军”，为欧足联带来大约20亿欧元的收益，与4年前波兰和乌克兰合办欧洲杯相比增长约6亿欧元。其中，10亿欧元的转播收入比上届比赛增加了25%，5亿多欧元的门票收入也创下欧洲杯历史新高。据估计，如果世界杯扩军到48支队，国际足联年收入增长可达近10%，有望多赚数亿美元。

不过，足球大赛“扩军”并不都是“遍地黄金”的美好前景，也面临着比赛质量和竞争激烈程度下滑、赛事筹备投入增加、安保压力剧增等隐忧。如果无法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大赛“扩军”很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对于外界的种种担忧，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力推世界杯“扩军”的国际足联，还是想进一步“攻城略地”的南美足联，似乎都充满信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对于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想法：“我不认为这能给比赛水平带来很大提升。”德国足球名宿、欧洲俱乐部协会主席鲁梅尼格态度更为强硬：“我坚决反对世界杯‘扩军’的提议，这会让欧洲的国脚们变得更加不堪重负。我们需要重新聚焦于体育、政治和商业不该成为足球的第一考虑。”



欧洲杯成功“扩军”后，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同样支持世界杯“扩军”。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寒 李嘉)一年后站在平昌冬奥会的冰面上，隋文静、韩聪和金博洋们或许会这样忆起赫尔辛基——原来从第一脚踏上那块神奇冰场，中国花样滑冰的新篇章就已经开始着笔。

3月30日，本赛季伤愈复出的隋文静/韩聪力克一众欧美劲敌，首获世锦赛冠军，令中国双人滑时隔7年重登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而拆对重组的小雨和张昊则维持水准、名列第4，帮助中国队拿满三对平昌冬奥会双人滑名额。

一天之后，因伤退而孤军奋战的19岁小将金博洋自由滑发挥完美，总分晋级“300分俱乐部”，连续第二年夺得世锦赛季军，并成功为中国男子单人滑锁定两个冬奥会参赛席位；女单、冰舞虽无选手跻身前十，但中国花滑队同样各获得一张奥运入场券。

一金一铜、7个奥运名额，赫尔辛基果然中国花滑的福地。18年前，申雪/赵宏博正是在这里收获了中国双人滑的第一块世锦赛奖牌，开启了中国花滑以双人滑为突破口的发展新里程。

中国花样滑冰征战世界舞台的历史并不算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除获第一个世界冠军，再到7年前申雪/赵宏博在温哥华实现中国花滑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项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中国花滑开启新篇章

从“突破口”到传统优势项目，中国双人滑在温哥华冬奥会之后似乎有走向抛物线另一边的趋势。2014年索契冬奥会，与四年前一金一银一个第五相比，庞清/佟健的第四名和彭程/张昊的第八名成绩显然黯淡了不少。

比成绩下滑更可怕的是“青黄不接”，而隋文静/韩聪的几番起伏直至赫尔辛基登顶似乎可以让人们稍稍心安——中国双人滑虽未度过困难期，却可望只是短暂蛰伏。

2016年，中国双人滑大胆地将之前已固定多年的搭档彭程/张昊、于小雨/金杨组合打散重组，经过一个赛季和亚冬会的检验，效果喜人；隋文静和韩聪这对2015和2016年两届世锦赛亚军组合也在伴舞双踝手术后复出，与于小雨/张昊、彭程/金杨共同打造中国双人滑新的“集团优势”。

双人滑蓄力的同时，男子单人滑逐渐成为中国花滑的新亮点。上赛季首次参加世锦赛就为中国拿到史上首枚男单奖牌的金博洋今年在赫尔辛基再次摘铜，似乎印证着拥有闫涵、金博洋、宋楠等多名年轻优秀选手的中国男单正在向上升通道进发。

站在冬奥会的顺风口，起步晚、底子薄的中国花滑“未来可期”。对于年轻的隋文静、韩聪和金博洋们来说，赫尔辛基那块神奇冰面所见证的，既是高峰又是起点。平昌冬奥会也就要来了，北京冬奥会也并不遥远。

由于在商业利益、规则体系和理念上存有分歧，在参加奥运会一事上——

职业体育联盟 博弈 国际奥委会

本报记者 袁浩

本周，北美冰球职业联盟(NHL)正式宣布，他们不会调整2017-2018赛季常规赛赛程，以便NHL职业冰球运动员参加将于2018年2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随后，国际奥委会发表声明表示“非常遗憾”。

冰球是冬季运动项目中最具观赏性和票房号召力的项目。贵为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NHL可以说代表了冰球运动的最高水平。鉴于此，国际奥委会与NHL达成协议，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合作。每当奥运年，NHL都会调整赛程，让球员代表各自国家参加奥运会。

然而，两大体育组织的合作并非轻松和谐。NHL俱乐部对于球员参赛所承受的伤病风险，以及赛程不完整造成的商业损失一直颇有微词。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国际奥委会向NHL球员支付了共计1400万美元的保险费和差旅费，NHL职业球员的身影才得以出现在奥运会上冰球赛场。此番，国际奥委会、NHL球员工会、国际冰球联合会等各方谈判失败，在NHL征战的球员将无法参加平昌冬奥会。

对于一个诸如NHL这样高度职业化的体育联盟而言，他们并不需要借助奥

运会这样的综合性运动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过，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会，缺少了这些最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其商业价值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效果将大打折扣。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国际奥委会在此事上做出了不懈努力。

还记得1992年NBA球员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吗？当乔丹、马龙等人领衔的“梦一队”亮相巴塞罗那奥运会，他们精湛的球技征服了所有人。这些曾经被奥运会拒之门外的球星所到之处气氛火爆，运动员和球迷争相与之合影。回溯历史，现代奥运会与职业体育的结合可谓历经曲折。

自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伊始，源自古希腊的奥运会一直秉持业余主义原则，倡导体育非职业化、非商业化，是一种高尚而纯洁的事业。《奥林匹克宪章》曾明确规定，参加奥运会的人是单纯为了使身体和精神受益，而非为了直接或间接在物质上获益，且全年集训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星期。

在这一原则下，很多职业运动员被挡在了奥运会的大门外，一些仅仅接受了奖金的获奖运动员也被剥夺奖牌，最著名的莫过于“索普事件”。在1912年奥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的美国选手索普，仅仅因为接受了职业棒球队的薪俸，便被国际奥委会追回金牌。索普

投诉无门，郁郁而终。直到1983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金牌移交给索普的女儿，索普才得以沉冤昭雪。

遗憾的是，“索普事件”并没有立刻让国际奥委会调整策略，业余主义原则反而进一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该原则出现松动，国际奥委会开始允许运动员获得各方面的资助，同时，将运动员的参赛权授予各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NBA球员之所以能参加奥运会，就是因为国际篮联在1989年修改了相关规则。

此外，在萨马兰奇的推动下，国际奥委会在1990年第96届会议上修改《奥林匹克宪章》，将业余运动员的有关规定从中删除，并规定了5条运动员参赛的资格，为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扫清了障碍。受此影响，网球再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甚至是高度职业化的拳击组织旗下的拳手也得以亮相奥运会。

由于历史原因，有影响力的世界拳击组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世界拳击协会(WBA)、世界拳击理事会(WBC)、世界拳击组织(WBO)和国际拳击联合会(IFB)为代表的四大职业拳击组织，一类是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AIBA)。双方在比赛规则、商业推广、拳击理念上大相径庭，因此，职业拳手自1984年便被排斥在奥运会之外。

四大职业拳击组织的拳击商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很高，而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主导的奥运拳击赛事观赏性不足，并不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吴经国执掌国际拳联后

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里约奥运会首次向职业拳手敞开。

然而，由于在规则等方面存

在巨大差异，怕出现伤病的职业拳手目前尚未展现出参加奥运会的热情。由此可见，高度职业化的体育联盟与国际奥委会，在如何参加奥运会，以及在参加奥运会的同时如何更好兼顾双方利益，仍将存在长期的分歧与博弈。



代表世界冰球最高水平的北美冰球职业球员无法参加冬奥会，无疑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损失。图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波士顿棕熊与卡罗莱纳飓风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 供图

声音

刘颖余

人间最美4月天。进入4月，体坛也分外妖娆。CBA总决赛、中超等热门赛事让球迷大呼过瘾。而且别忘了，这可是咱们自己的联赛，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它或许不是最棒的，但一定是我们最牵挂的，最关注的。

就拿CBA总决赛来说，时隔6年再度上演的“疆粤争霸”，无论是比分还是过程，似乎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和精彩，但其实也并不缺乏亮点。比如双方球迷在看台上的表现。

“球场上的怒骂，并不能帮助球队，而对手也会在客场变本加厉，久而久之，恶性循环，CBA赛场环境就会越发不堪。

红山体育馆是我们深爱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里获得更多的快乐，我们等到圆梦的那一天，这里应该是正能量而不是戾气散发的地方。”这是新疆资深球迷王梓华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的一番话。总决赛前，他和女球迷严璇发起了《文明观赛的倡议》，号召新疆球迷和广东球迷一起净化CBA赛场，文明观赛，为全国各地球迷做一个表率。这份《文明观赛倡议书》称呼广东球迷为“老朋友”，文中写道：“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相伴的日子也曾有些磕磕碰碰，却也无伤大雅。可分别的这几个赛季里，联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和谐的因素……

你我一路走来，都见证了我们像孩子一样爱护的球队的艰难前行，也了解CBA联赛历经20余年的发展，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它不该被这样丑陋的因素遮盖了竞技体育的精彩和魅力。

今天，当我们重新一起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我想，疆粤两地球迷是该联手向CBA联赛和全国球迷展示疆粤球迷的良好风采了……”

新疆球迷的隔空喊话得到了广东球迷的回应。3月31日，首场总决赛打响，广东有20多位球迷乘机抵达新疆，为广东

队加油。这拨广东球迷就是倡议书的首批响应者。在红山体育馆内，他们身着统一的服饰，坐在新疆球迷的包围圈中，比赛间隙，双方球迷合影拥抱，画面非常温馨。他们各为其主，奋力呐喊，却照样其乐融融。比如，广东球迷赛后给杜锋打气加油，整齐划一地喊，“杜老大，好样的！”一旁的新疆球迷立刻幽默回应：“杜老大，新疆的”。几个回合之后，广东球迷“败下阵来”，却改不改其乐。

率先进行的两场总决赛，看台上的温情互相信传递，让激烈的比赛有了不一样的风景。比如，现场播报员不只是对新疆人杜锋友善有加，对客队选手也充满了尊重和敬意。首场比赛，周鹏在一次防守中痛苦倒地，久久没能站起来，此刻，现场播报员立刻送去慰问：“我们不希望比赛中有任何人受伤”，随后又提醒现场观众：“周鹏是我们的对手，但同时也是我们国家队队长，希望他没事！”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常规赛京沪之战，上海主场播报员对于马布里的嘲讽。同为CBA赛场一分子，其境界差别至此。

曾几何时，在CBA赛场上，诋毁球员、围攻裁判、球迷之间赛场互骂乃至发生冲突，指名道姓辱骂教练员和球员等行为屡见不鲜；而在赛场外，球迷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的地域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都让咱们的职业联赛戾气蔓延，乱象丛生。

这显然不是我们期望的职业联赛。有球迷就表示，不敢带孩子去赛场，因为他不愿让孩子置身于一个骂声震天的场所，他也不愿让孩子从小学会仇恨。

体育和快乐友爱有关，和团结奋斗有关，和自我超越有关，却无关仇恨，无关歧视，无关生死。体育，本就是一种娱乐，本质上就是游戏，又何必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让体育回归本源，职业体育才更有趣，更吸引人，更人性化。

仇恨只能催生新的仇恨，善意却能传递更大的善意。

新疆球迷和广东球迷在看台上表现出的温情，事情虽小，却意义重大。

真心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泰山压顶



北京时间4月6日，在2016-2017欧洲女子排球冠军联赛淘汰赛阶段比赛中，中国球员朱婷所在的瓦基弗银行队主场以3比1战胜瑞士沃雷罗苏黎世队，以两回合总比分2比0的成绩晋级四强。图为瓦基弗银行队球员朱婷(左)在比赛中强势扣球。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国际足联秘书长：2026年世界杯申办程序明年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记者马邦杰)国际足联秘书长萨穆拉6日在京透露，2026年世界杯申办程序明年启动，希望中国将来能举办这一国际足球的最高赛事。

国际足联原定今年5月确定2026年世界杯举办地，但由于2015年美国司法部门插手国际足联反腐败，掀起这一国际足球管理组织百年历史上罕见的高层动荡，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等高层纷纷辞职，2026年世界杯申办事宜被迫搁置。

以因凡蒂诺为首的新一届国际足联领导层就位之后，2026年世界杯申办工作被重新提上日程。秘书长萨穆拉6日来北京参加活动时说：“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程序将于明年2018年启动。申办条件会非常明确：要成为高效、最出色的申办方。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中国举办世界第一运动的最高赛事。”

根据国际足联去年5月中旬在墨西哥城会议期间作出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